

春秋 三傳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說明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通稱「四書五經」，是我國古代儒家的經典著作，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和社會制度的基本典籍，堪稱中國文化學術的寶藏。一九三六年，世界書局據清代武英殿本，將「四書五經」合併影印出版，底本經過優選，版式清晰大方，且加斷句，頗受讀者歡迎。我社為適應學術界需要，即據世界書局本按原大影印，除將篇幅較短的《大學》、《中庸》與《論語》合刊外，其他六種皆分冊發行，以便讀者選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月

春秋三傳序

晉杜氏預左傳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檇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更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飮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著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

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示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宋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意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

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漢何氏休公羊序曰。昔者孔子有二。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間。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閤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奪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晉范氏甯穀梁序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貌貌。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

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旣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瓊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旣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顛。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跋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隆。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目次

春秋三傳序	一	桓公	六二
卷首		卷三	
綱領	一	莊公	九五
提要	八	卷四	
王朝世表	一〇	閔公	一四二
年表	一一	卷五	
王朝列國世次	一八	僖公上	一四九
王朝列國興廢說	一九	卷六	
列國爵姓	二〇	僖公下	一七六
名號歸一圖	二一	卷七	
卷一		文公	二一三
隱公	三五	卷八	
卷二		宣公	二五一

目次

卷九

成公……………二八九

卷十

襄公上……………三三三

卷十一

襄公下……………三七三

卷十二

昭公上……………四一一

卷十三

昭公中……………四三七

卷十四

昭公下……………四六四

卷十五

定公……………四八八

卷十六

哀公……………五一六

附錄經傳……………五三七

陸氏三傳釋文音義……………五四七

春秋卷首

綱領一此篇論春秋經傳源流

陸氏德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庶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宏善體惡勸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實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之傳鄭氏無師夾氏有敘無善故不顯於世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並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處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疏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宏宏授嚴彭祖及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宏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費良及淄川任翫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始魯山事竊公而處於眭孟以授琅川棠谿惠授泰山冥都又疏廣事孟卿以授琅邪棠谿路寔及冥都又事顏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琅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為博士使與董仲舒論江公喎於口而丞相公孫宏本為公羊學此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衛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梁廣皓星公二人受罵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梁

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宗即位問衛太子好穀梁乃召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命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中章昌曼君劬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始江博士授司常常授梁蕭求為講學大夫左丘明作傳以授會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庾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荏荏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賈公賈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期常常授梁賈誼授授者梧陳欽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太子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羊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敞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春秋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敞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遠遠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召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遂又作左氏講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農鄭眾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遠之孫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注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淑九江太守服虔

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荊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敬思周生烈並注解左氏傳漢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穎容作春秋條例又何休作左氏省旨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指有宏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郡儒微固者數延爭之及封卒固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遂盛行一傳漸微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注吹氏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口漢以來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紀白徐君結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子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皆則每一出師其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行竹帛後代學者乃順而通之總而合之編大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下書及雜古書統橫家小說諺語等雜在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誤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傳歐陽氏修曰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

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二用周禮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鄭氏災氏分爲五家鄭氏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亡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欲以禮法總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隱爲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鄭氏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穎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傳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爲列國所重皆在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爲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實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秋或謂春夏歲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

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爲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蓋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策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爲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生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稟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東史並作以閱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敢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吐春秋一經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爲萬世吾於此見之

朱子曰周衰王者之實罰不行於天下諸侯隳陵弱舉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實罰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誅誡諫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也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個源流只是漸漸說殊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

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難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實左氏不必解是正明如聖人所稱然是正直底人如左傳之文自有縱橫意思史記即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或如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傳自是左丘人作又如泰始有履穿而左氏謂履不履矣是秦時文字分明

吳氏微曰春秋經十二篇左氏公羊穀梁各有不同昔朱子刻易詩春秋於臨漳郡春秋一經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意所繫故不能悉其篇謂三傳得失先儒因言之矣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案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因語言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漢儒專門守殘護闕不念不公誰復能貫穿異同而有所去取至唐啖助趙匡陸淳三子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聞或之先也觀趙氏所定三傳異同用意密矣惜其子奪未能悉當開嘗再爲審定以成其美其間不擊乎大義者趙氏於三家從其多今則如朱子意專以左氏爲主倘義有不然則從其是左氏雖有事跡亦不從也一斷諸義而已

綱領二此篇論春秋大旨經傳義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

之乘楚之構机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其竊取之矣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意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

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閉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

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孔氏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取或仲尼備

文而後入脫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

闕文若僖二十有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略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一百四十九公以

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獨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與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既有詳略不可以爲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月日爲例

陳氏助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意經文可知殺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強通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春秋他國之事不悉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識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子謂春秋依古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與常典也若權制也故凡諸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娶皆遵禮則識之是與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過道未可與立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辯惑質疑爲後

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旨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舉惡不失錢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卽位崩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瓘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敗逃叛歸入納立如此此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日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開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簡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見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御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嘗各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主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四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魯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旨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舉惡不失錢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卽位崩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瓘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敗逃叛歸入納立如此此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日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開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簡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見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旨安在答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舉惡不失錢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卽位崩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瓘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敗逃叛歸入納立如此此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日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開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答曰非微之也事當簡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見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五霸
煮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
不相掩。聖人先舉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
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
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
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
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以開人各固時而立政。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質文
之更。尙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不復作。有天下
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之
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知力持世。豈復知先
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
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
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
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言不能異
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書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
觀春秋。謂褒貶臆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
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義美時措。指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
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
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
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
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
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潛識心通。然
後能造其微也。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

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
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詩書載道之
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者
明者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
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春
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
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
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常語。以四代
禮樂是也。春秋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
人直書其事。而常責夫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
引咎自責。或辯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
疆。上告之天子。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
直矣。苟不勝其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爲主。
責已絕亂之道也。春秋之文。一意在示人。如
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
力也。

胡氏安國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
史。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
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
紐。亂臣賊子。接踵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
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
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
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
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
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
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
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則威矣。是故春秋見諸
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
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
導乎樂之和。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
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
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
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春
秋聖人。何古之書。春秋爲誅亂臣賊子而作。其
法尤嚴於亂臣之黨。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
之事。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歿必施其身。
所以懲惡。養忠義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
善。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
有事同而辭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
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
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
者。斯得之矣。

汪氏藻曰。六經惟春秋爲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
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爲人治。而不明乎刑
賞。何以爲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爲萬世法也。

禮耳。至於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初問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又五伯出來。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來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舊史文。那箇字是孔子文。如何驗得。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丘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別及後來五伯既衰。漢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春秋是聖人據舊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尊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采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卒而以為祭宰。亦未敢信。其他如宮去疾。宮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史缺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秋。去秋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敘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

而降爵乎。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舊史。舊史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委謂某字識某人。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較筆削異同。然後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為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嘗謂大中正之道。而如此乎。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柄。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諒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已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問孔子有取乎五伯。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子五伯。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林間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正誼明道。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之心。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書卷短長。自以為道。作邪為伯者。事邪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

看以前春秋文字。雖猶何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不說得。伯萊權兩底意思。更閑眼不得。此義是既書鄭伯。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但據史冊寫出耳。呂氏大主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或曰。春秋所書皆據魯史。所謂門人高第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秋則書秋。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無加損焉。此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洪氏與祖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治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為度。然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靈。汪氏克寬曰。春秋紀事。大而天地日月。人倫邦國。小而宮室器幣草木禽蟲。凡天下萬物之理。無不具焉。能通是經。則理無不窮矣。故揚子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吳氏激曰子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可以盡其大而無餘噫讀春秋者其亦可以求之矣春秋化工也化工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岳也山岳徒步而異狀持一槩之說專一曲之見惡足異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程氏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說春秋者終莫之省甚可惜也夫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又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婚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其終則有姜氏弑閔孫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而衛侯納人於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又書齊人來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縶郕告糴於齊而新延殿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

劉氏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章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抑嘗考之蓋史冊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邱之會無美惡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

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日宋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此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來則先書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齊晉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鞮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邵氏元錫曰莊僖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春秋治諸侯子其尊王者尊其不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治大夫子其尊君者尊其不尊君者而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國之大夫雖管轄狐趙之類不見於會盟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喪乎天下之故也雖先卻樂齊之烈不見於伐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於一國之故也大夫之名見於春秋夫子之所憫也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盟也自垂髫始也大夫之主兵也自伐流始也陪臣抑也微矣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為於王統最遠也是故陽虎入於謹陽閭以叛經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圍費後犯以邱叛不書書叔孫孫圍郕蓋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陸氏樹聲曰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以春秋所載禮樂征伐大率皆天子之事而說者遂以為孔子

作春秋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以匹夫而僭天子爵賞刑罰之柄矣夫豈孔子乎

綱領三 此篇論傳注得失及諸家之注

荀氏崧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謠親受無不精究丘明撰所聞為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觀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著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並行

邵子曰春秋三傳之外陸淳陸助可以兼治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

劉氏安世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左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

胡氏安國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辭而義精學經以為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

胡氏寧曰左氏釋經離離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

邵子曰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
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
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永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楊氏時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又曰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者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曰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辛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此所謂求之經。

李氏洞曰春秋一事各足發明一例如觀山木然跬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律。又曰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至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邪。朱子門人問讀春秋之法曰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述而準折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是只是聖人言語細密要人子細斟量考索耳。答黃仁卿云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

復涵泳，今首次開闢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
向如此排定，說教正便在彼分上，漸的十分，的當
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從容日用，生絲受用，則亦
何益於事？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都要放
開心，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有道理浸灌
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大緊了，卽氣象

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工夫也

之旨隱矣。事案左氏之義取公殺之精此兩言
乃讀春秋之要法。以上論讀春秋之法

周十二王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
敬王崩在春秋浸故止曰十二王

王 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元年
也三年崩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意四年也桓十五年

元年恒十六年也莊十

元二年崩在位十五年
七年崩在位五年

元年莊十八年也僖八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僖九年也文八年崩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文十五年也宣

二年崩在位六年
元宣三年也成五

周王 元年成六年也褒元
年崩在位十四年

王元年襄二年也二十八年崩在位二十七年

元王 元年 二十九年也昭二
十二年崩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 昭二十三年

魯十二公

公不書桓公四年七年去莊公不書閔公不書僖公不書

公 正元月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五伯 春秋稱人吳黃池之 楚齊魯宋燕衛秦	齊桓 莊三十三年	宋襄 僖十四年	晉文 僖二十八年	秦穆 穆十年	
齊桓 莊三十三年	楚莊 莊十三年	楚莊 莊十三年			
晉十一世					

文公 宣二年立 襄公 宣二十三年立 靈公 宣七年立
成公 宣三年立 景公 宣九年立 厲公 宣十八年立
悼公 宣十八年立 平公 宣十六年立 昭公 宣十六年立
襄十五年卒 昭十年卒

頃公昭十七年立
魯三桓仲孫氏又曰孟孫
叔孫氏季孫氏
晉八卿智瑩荀偃智氏晉三
起榮顯士魋晉六卿趙氏范氏
荀氏

卿韓氏周來聘七
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
十年支周公宣十年王季子
叔元年毛伯宣十四周錫命三年

成八年召伯周歸服一年石甯周鼎葬四元
年幸咺文元年以周來求三聘三年武氏子求
服五年榮叔召伯周來求三聘恒十五年家
父求車文九魯君臣朝聘于周八僖二十八年

得臣昭二十二年叔秋會葬故不數
元年叔孫得臣八年公孫放宣九年仲孫茂
襄二十四年叔孫豹文九年叔孫公如齊十
年叔孫得臣

有一僖公三宣公六昭公二十齊桓莊四齊非初故不數如晉文公二成公四襄公昭昭公八定公一公如楚二襄公

公一陳二如宋三如晉四如陳各五
各一〇又如齊四如宋三如晉二如陳各五
因事而往非專諸侯朝魯四十杞邾各七
行聘禮故不數

宣統元年
宣統二年
宣統三年
宣統四年
宣統五年
宣統六年
宣統七年
宣統八年
宣統九年
宣統十年
宣統十一年
宣統十二年
宣統十三年
宣統十四年
宣統十五年
宣統十六年
宣統十七年
宣統十八年
宣統十九年
宣統二十年
宣統二十一年
宣統二十二年
宣統二十三年
宣統二十四年
宣統二十五年
宣統二十六年
宣統二十七年
宣統二十八年
宣統二十九年
宣統三十年
宣統三十一年
宣統三十二年
宣統三十三年
宣統三十四年
宣統三十五年
宣統三十六年
宣統三十七年
宣統三十八年
宣統三十九年
宣統四十年
宣統四十一年
宣統四十二年
宣統四十三年
宣統四十四年
宣統四十五年
宣統四十六年
宣統四十七年
宣統四十八年
宣統四十九年
宣統五十年
宣統五十一年
宣統五十二年
宣統五十三年
宣統五十四年
宣統五十五年
宣統五十六年
宣統五十七年
宣統五十八年
宣統五十九年
宣統六十年
宣統六十一年
宣統六十二年
宣統六十三年
宣統六十四年
宣統六十五年
宣統六十六年
宣統六十七年
宣統六十八年
宣統六十九年
宣統七十年
宣統七十一年
宣統七十二年
宣統七十三年
宣統七十四年
宣統七十五年
宣統七十六年
宣統七十七年
宣統七十八年
宣統七十九年
宣統八十年
宣統八十一年
宣統八十二年
宣統八十三年
宣統八十四年
宣統八十五年
宣統八十六年
宣統八十七年
宣統八十八年
宣統八十九年
宣統九十年
宣統九十一年
宣統九十二年
宣統九十三年
宣統九十四年
宣統九十五年
宣統九十六年
宣統九十七年
宣統九十八年
宣統九十九年
宣統一百年

起	昭二十一年	宋聘魯	成四年	八年
十九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八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七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六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五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四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三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二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一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十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九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八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七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六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五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四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三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二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一年	士鞅	昭二年	成四年	士鞅

